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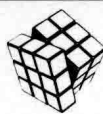
Super^{世界} M 小祖宗 3.0 Master 自由鸟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 CHIEF EDITOR _ YANG XIAN XU YIRU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COVER ART _ FU SHIYI [FROM ZUI FACTOR] / ILLUSTRATION _ FUYOU [FROM ZUI]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Super 世界 TM 小祖宗 3.0 Master 自由鸟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 CHIEF EDITOR _ YANG XIAN XU YIRU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COVER ART _ FUSHIYI [FROM ZUI FACTOR] / ILLUSTRATION _ FENGOUT FROM ZUI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 ZUI 2013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To the world you may be one person,
But to one person you may be the world.

4545

Super^{世界}
Master 小祖宗 3.0

2
1

8



你请求我带你去看海，请求那么久，我终于答应说，好。

沙洲之末，我们驱车接连穿越两座长桥，一路眺望东海烟波浩渺。你喃喃说日光倾泻得如此目空一切，仿佛恒久远，再无黑夜更迭，又仿佛过了今天再无明朝，从此以后便世界末日，万物灭殆。

你心潮起伏，眼眸闪耀，嘴角却依然微微上翘。

我什么也没有说，觉得你只是个故作沧桑的青春期孩子，像块未经雕琢的原石，透明湛蓝，闪闪有光。

你并不自知，我却突然明白，这一刻的你，必将在我记忆中印刻，恒久至遥远。

夏日就是这样变幻无常。此前顾盼荡尽川岳，咄嗟间，风雨仿佛巨人手掌般倾倒覆盖。

当我从短暂的瞌睡中睁开眼，发现巴士窗外天地已经一片混沌。车辆依然疾驶在长桥上，如同飞行在海面。意境骇人，天际如墨，豆大的雨滴撞击玻璃发出爆裂般声响。那一望万里的海天一色，气势犹如烈马奔腾，直叫人胸臆间云缭雾绕地悲怆，却又难抑满腔的豪情纵野。

我们坐在颠簸摇晃的大巴士最末一排，空调开得很冷，车厢里乘客寥寥。

你累了，踢掉白球鞋侧卧在座位上，微微蜷曲起膝盖，把头枕靠在我

腿上。我怕急刹车会把你甩下座位去，于是用手勾揽住你的肩膀，你海藻样浓密漆黑的长发，那么无节制地、大把大把地流淌过我的指缝。

孩子，你还这么年轻，我却已经老了。

你总是说，要义无反顾地去爱一个未知的男人。无关婚姻，无关子嗣，无关携手百年，无关承诺誓约。你只要他点亮你的人生，哪怕，只是短短瞬间的绚烂。

这个男人始终都没有出现。于是你就一直在等待。

我冷静地告诉你，所有抱有这种想法的女孩，拒绝安稳，不要真相，注定会让自己遍体鳞伤。

你却说，就想要飞蛾扑火奋不顾身地投入一次。就一次。并不因为这个人符合世俗标准的好而爱他，并不因为这个人爱你而爱他。哪怕他并不爱你，你也决定炽热地去爱他。因为他的出现，就像暗夜里洁白耀目的闪电，一瞬间，震撼到你的魂魄。就是想知道，究竟可以爱一个人，抵达怎样的极限。哪怕为此被摧毁也绝不退缩惧怕。你说，女孩的勇气就是这样，放弃畏惧，一生一次，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我轻蔑而温柔地微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这样的男人，不是神，就是魔鬼，不在天堂，就在地狱，人世间其实并不存在。

于是我带你去看海。肩并肩站在狂暴阴郁的苍穹下，看所有星光坠入大海。

逐个触摸你纤细洁白的指节，轻声告诉你我曾经的信念。

我曾那么确凿地认定，生命之初，所有的女孩都出生在海天交接的微

妙一线间。我们都曾经在浩瀚汪洋中徜徉遨游，逆流而上，拔节般蜕变成长。海面以上有大把灿烂阳光、帆船、飞鸟、遥远模糊的岛屿和陆地。海面以下则是深不可测、阳光都无法穿透的黑暗世界。有的女孩浮出海面游向岸，永久居住日光下。有的女孩沦陷于海难，或因无法承受自身灵魂的重量而坠入海底深渊。

最终我们都将被时光巨轮无情碾过，压成薄片般的残旧书页，不再活色生香，不再需要爱和被爱，不再有泪水和欲望。这日复一日的简单生活也终将成为历史画布上凝美隽永的作品。所有的爱欲和思念，将通通被密封入一个黑色罐头，在海难发生后漂浮到洋面上，成为留给幸存者的微薄礼物，希冀着被人打捞。

海洋，就是人鱼之冢，就是埋葬那些为爱而发疯的女孩们的坟墓。

它无比深邃，无比蔚蓝，吞噬所有狂热心魂和满腔情意。

并且没有碑文，不会留下任何有关爱情的印迹。

孩子。

我曾相信人们彼此憎恶方是本性，曾坚信男女间持久温暖的深爱难以实现，确信不爱任何男人的女孩最为坚定强大。曾经，我化身狂蛇，沉沦深海，历经千年却得不到任何垂怜。

千年流逝，暴风雨止息，云层散裂处日光倾泻而下，照耀海面波光粼粼。

你转过脸来朝我微笑，眼中有光，小声道：噢，原来是曾经。那现在又如何？

现在？

我用力闭上眼，然后睁开。

现在的我脚踏实地握紧你的手，同你十指相扣眺望大海，呼吸暴雨后
阳光下清新如洗的空气。

现在的我，和你一样，丢弃掉所有陈旧背囊，轻装上阵。

一起微笑着追逐光明的方向，迫不及待地期待——出发。

Super^{er}
Master
小怪兽3.0

CONTENTS



现在的我，和你一样，丢弃掉所有陈旧背囊，轻装上阵。
一起微笑着追逐光明的方向，迫不及待地期待——出发。

第01章	Fighting！地铁女爵	013
第02章	人人都有秘密小药丸	035
第03章	在废墟上舞！舞！舞！	055
第04章	下一颗巧克力的滋味	077
第05章	她和他的迷魂记	095
第06章	残雪覆盖下有座断桥	115
第07章	阳光照耀、黑暗栖息	133
第08章	天真是危险暴烈的炸弹	149
第09章	一夜沉溺死亡	167
第10章	一日祈祷新生	183
第11章	直到世界尽头	199

第01章

Fighting！地铁女爵

叶子悬抿紧嘴唇，低垂眼帘看了看小小，
平息怒气柔声道：“你不需要知道。走吧，我们看话剧去。”

——你不需要知道。

小小恍然明白了叶子悬替她抵挡了什么。

有死党在，别说色狼和变态了，
就连轻佻的目光和话语都无法欺近身来。



不知何时起，城市地铁成为怪人、色狼和变态云集出没的地盘。

怪人有用中英德日法五国语言唱“小时候妈妈对我讲，黄浦江里有只黄鼠狼”歌曲的“天才疯狂博士”，那是因为人家在文革期间被批斗坏了脑子，全年无休，精神异常。

有声嘶力竭高喊“美女反腐败，越反越美丽”“美女你戴眼镜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顶我帖，千万别让我沉楼”的“胖老师”，是受过刺激的愤青，行为走偏。

有各种头戴鸡蛋壳、麋鹿头套，或扮演死神、阿童木的行为艺术者。一次大家还目睹身披红披风、内裤外穿的蒙面超人蹿进地铁中门，抱紧金属拉杆，像个脱衣舞女郎一样缠着钢管做出各种多情动作，仿佛那条钢管是他热恋中的

爱人。旁边有人小声嘀咕：超人是飞不动了，所以搭乘地铁？但为什么变这么娘炮？贵妃醉酒上身啊？

怪人们游走在高速行驶的车厢里，旁若无人艳光四射地忘我存在，大部分神经兮兮，但善良无害，只要车厢不是很拥挤，只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观众通常都会淡定看表演，并且拍照片上传微博。

叫人厌恶害怕的是色狼和变态。

滕小小就读经济管理学校时，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时被色狼骚扰。倒不一定是因为她面容有多么姣好、身材有多么诱人，而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女学生够青春、社会阅历够少，遭遇侵袭一般也不敢喊叫出声，因而成了色狼下手的首选目标。那是无比羞愧耻辱的四年，小小总觉得自己才是抬不起头的那一方，甚至有被色狼从公车中门一直逼迫逃到车尾，却死死咬紧唇不开口的经历。去了学校或是回到家，都没法向任何人倾吐满腔愤恨。在小小蓬勃成长却又备受压抑的青春期里，不知为什么，即使被欺辱，也总是甘认倒霉地把外界错误归结于自身。

但显然男孩不是这样想。

还记得十八岁夏天某个傍晚，叶子悬约她去看大学社团自编自演的独幕话剧。前往傅丹校园要经过一条幽静林荫道，清凉大风吹拂过路面，茂密梧桐绿叶被金色斜阳镶上耀眼绛边，两人微笑着静静并肩同行。前方迎面一辆自行车过来，骑车的是个背心短裤拖鞋酒糟鼻的中年男子。小小弯腰去捡刚掉落的一块钱硬币，T恤领口赫然飘垂，中年男子的视线钩子般探过来，自行车同小小擦身而过时，他猥琐地笑着咕哝了句什么话。小小完全没有听清。叶子悬已经迅捷无比地转身过去，冲着男人的背影高声怒吼：“狗东西！你他妈的给我去死吧！”小小愕然地抬眼看叶子悬，又望那仓皇远去的中年男人的身影，疑惑道：“你怎么了？为什么突然骂人家？他刚说什么了？”

叶子悬抿紧嘴唇，低垂眼帘看了看小小，平息怒气柔声道：“你不需要知道。走吧，我们看话剧去。”

——你不需要知道。

小小恍然明白了叶子悬替她抵挡了什么。有死党在，别说色狼和变态了，就连轻佻的目光和话语都无法欺近身来。叶子悬会比出中指，凶神恶煞地把那